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## 消失的木鸢

我听过一位教授的讲座。教授说,人和老鼠的区别在于,前者可以把知识一代代传播下去,后者不能。一只老鼠或许很聪明,能识别耗子药、铁夹子等,但它的经验无法被广泛借鉴。你不可能让一只老鼠拿个粉笔给其他小老鼠讲解解害秘诀。这只老鼠死了,其后代还得自己摸索,从头再来。而人类的知识积累,则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。

我曾对此深以为然,后来却发现也有例外。《淮南子》中记载,宋景公让一位弓人造弓,九年而成。造成后这位弓人将弓进献给景公,回到家里三天后就死了。有人说这是造弓人的心力全都用在弓上了!后来,宋景公用此弓射兽,弓矢穿过西霸山,一直飞到彭城的东部,射中一块石头,箭身没入石中,连箭尾的羽毛都隐没不见。功力之大,空前绝后。我想,这种制弓技术若传习下来,是否会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?与此类似,张衡发明了候风地动仪,具体构造如何,根据什么原理制成,怎么使用,均不详。《后汉书》上说它很牛,曾准确预测过一次地震。后来,有人根据记载制成一个赝品,但只是个摆设,再无从

功案例。三国时,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,可代替人力运输粮草,据说很先进。先进在何处,后世所知亦不详。鲁班造成可以飞翔的木鸢,载人飞行数十里,比飞机还神奇。我们的祖先似乎发明过很多好东西,但都莫名其妙地失传了。

我分析了一下,记载中的各类巧技之所以没能发展成常规的用具,转化为生产力,原因有以下几点:1.根本就没什么回事,完全是古人想象的,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向来有着丰富的想象力;2.完全不实用,只是花架子而已,因某种需要被夸大了功效;3.交通、信息不畅,巧技没来得及传播和转化,就因天灾人祸消失了;4.被大规模的战火烧毁了。

还有一种可能:我们的祖先对技术的偏见。他们喜欢谈经邦济世的大道理,指点江山,辩论形而上的哲学,而把巧技统统贬称为“奇技淫巧”。不以为荣,反以为耻。当年英国使者拜见乾隆皇帝,给他送来西方的钟表、火枪等,这位皇帝和他的臣下非但没目瞪口呆,而且非常不屑地说,这不过是奇技淫巧嘛,俺们祖先早就会啦。结果,他的后代子孙挨了一顿顿狂揍,直至亡国。

★鱼禾专栏 饮食男女

## 哭完了去喝酒

复闺蜜电话,她正在哭。我沉默了几秒。她于是解释,祭日到了,想起我妈。

我知道总有一些时候,想念不是用来安慰,而是用来伤心的。可悲的事如此之多,而我们,其实没有多少机会来放肆地悲痛。祭日,是这些悲痛的泄洪口。

其实,死别之前,我们经历了多少漫不经心的生离。每一次转过身去,每一次放下电话,每一次喝完杯中酒,都不能确定,这一次生离,是否也如同死别——

我们是如此接近,如此容易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突然邂逅;一个小时之前,我们还准备为彼此两肋插刀;一个小时之前,我们甚至还在相爱,我们以一次深吻告别,以为世界上没有谁会比我们爱得更纯朴、更坚固。然而阴差阳错,突然有一种因由从天而降,王屋山似的横亘在我们之间,于是,我们约定的,下了一次相见、下一杯酒,没有了。

有太多的原因成为我们之间的王屋:距离(比如你突然飞到了另一片大陆),机会(比如我们很忙很效率,根本没有时间邂逅),差别(比如你,最好是我,一夜之间大红

大紫),误会(比如我说过几句无所指涉的话,你执意要扯上自己)……与所曾有过的心情相比,这些都是轻的,是插科打诨般的借口,却真的不严重。然而,就是这么一根突然飘来的鸿毛,击溃了多少盟誓,把我们从亲人,从友人,从爱人,化为陌路。

因果最难追究。结果已经到了,那因由,最好是不问。

有人在唱,你说的一切我都相信,你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,我比谁都确定。

终究,生活不是唱歌。人性里的孱弱难以估量。人许下的愿,也多是薄脆的。谁也不能预定结局,也无从确定,此刻说过了这句话,还有没有机会来验证。

所以,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真正地悲伤,所有的悲伤都只不过是适应罢了。从日子里拿出几十分钟来酣畅淋漓地哭一下,也就够了。允许自己软弱一会儿,也就该转过身,该干嘛干嘛去了。总会有新的故事,来覆盖旧的故事;当然,也会有新的伤痕,来覆盖旧的伤痕。

遇到如此伤心的哭泣,我是不劝的。想哭你就哭吧,念在我们彼此还相信,我可以等你哭完,再陪你去喝酒。

★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

## 三尺线绣香罗帕

在天涯论坛见一段子:“大街上看上了帅哥,遂把手帕掉他脚旁,帅哥拾,追喊,递,回头一笑,然后帅哥若是书生,就言情点,夜半花园约会;帅哥若是还没发迹的豪杰,就算N月N年后乱军丛中相见有个凭信。”可见,美色之于男女,通杀。

周代称手帕为“帨”。《诗经·野有死麕》:“舒而脱脱兮!无感我帨兮!无使龙也吠。”“龙”,多毛的狗。大意是姑娘规劝那急吼吼求婚的小伙子:你呀,急啥,得遵循求婚礼节!怎么能鲁莽,随便动我的手绢儿呢?更不许惊动我家的狗,倘若它叫起来,让别人发现了,那多不好意思啊。看来,这手帕还是古人定情的信物。姑娘的手帕一旦叫小伙子动了,就意味着以身相许。

古人习惯在手帕上题诗寄情。南宋文人谢希孟,个性俊逸

豪放,潇洒不羁,与姓陆的歌妓相爱,难舍难分。老师陆九渊多次责备,希孟唯敬谢而已,照旧我行我素。后为陆氏建鸳鸯楼,为楼作《鸳鸯楼记》:“天地英灵之气,不钟于世之男子,而钟于妇人……”但某天,希孟赴陆氏处约会,正两情缱绻,却恍然有悟,忽起归意,没有告辞就离开了妓馆。陆氏一路追到江边,又悲伤又留恋,禁不住热泪盈眶。希孟毅然付陆氏诗帕一方,登舟离去:“双桨浪花平,夹岸青山锁。你自归家我自归,说着如何过。我断不思量,你莫思量我,将你从前与我心,付与他人可。”

无关始乱终弃,也没说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,或许“悟”了情“如镜中观花”,达到“无物”的境地,自然也就无了陆姑娘,无了那段缠绵的感情羁绊。再或许,与其不能欢好一生,不如各留不

尽之情。只苦了江边女子,拿着这方尺素,在岸上追船前行,脚步踉跄、长涕不止……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个细节,袭人伸手从宝玉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,用自己的手帕包好,塞在褥下,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。我一直不喜欢袭人,但每每看到这段,都很感动,袭人对宝玉的好,好在每一个小细节里,好在每一天都做好每一个小细节。这样的好,让男人动容。

现在用手帕女孩子嫌麻烦,多改用纸巾。她们忘记了“手帕交”。“手帕交”意指关系亲密、友情深厚的女性朋友。其意等同于闺蜜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里,秦淮名妓结拜的金兰姐妹,则被称为“手帕姊妹”。而心灵手巧的女子,多在手帕的一角缀上圆环,其余三角从中穿过,即称“穿心合”,里面装的或许就是一场女儿家的心事。

★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

## 女作家爱房子

女作家丁玲做京漂的时候,总是搬家,租到房子之后,又想租更好的房子,天天带着男朋友胡也频看房,盼着能租到一个既干爽又僻静的“家”。后来这一对情侣到了上海,“各处看房子的习惯,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……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,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。”(沈从文《记胡也频》)。

真正喜欢看房子的,不是胡也频,是丁玲老师。丁老师虽然豪爽,毕竟是个女生,女生爱逛街,爱购物,也爱看房子。她每拿到一笔可观的稿费之后,或者“没什么正经事可以做时”,都要催一催男朋友:“频,我们出去看房吧!”胡也频只能陪着。

我所知道的民国女子都跟

丁玲很像。张爱玲够清高吧?她跟姑妈合租公寓,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,“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”,她对记者说。她的同行兼闺蜜苏青跟老公闹冷战时,也“只想有一个房间,是自己租的”,可以让她“安稳关在里面,呜咽到天亮”。

冰心女士给读者的印象是一贯风花雪月,《寄小读者》玩小清新,《小桔灯》玩小温暖,不食人间烟火似的,可是你看她抗战时写给咱们河南女作家赵清阁的信,务实得很,总是说北平房价如何如何,上海房价如何如何。抗战时冰心一家在重庆,随着政府机关和大量难民的迁入,“重庆是一天比一天拥挤了,每天都有一船船的人到

来,要想找个住处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”(老舍《鼓书艺人》)由于租不到像样的房子,冰心极力建议老公吴文藻买房,吴文藻不上心,她就独立操办,用6000块在歌乐山上买了私宅。冰心的好朋友、英国女作家伍尔芙说:“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,一定要有钱,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。”冰心深表赞同,并用行动来响应——在伦敦留学时,“天天看广告,找房子住。”(冰心《关于自传》)

也许在女性看来,一所舒适的房子,是私密的安乐窝,是安全的保障。可是男人不这么想,因为男人根本不需要私密,同时他们还相信自己就是安全的保障,虽然大多数男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远远不如一套房子。

★寇研专栏 研外之意

## “搞”这个字

搞,动词,最中性的理解是:做,干。但是和“做”“干”比较起来,“搞”又显得额外奋头奋脑,粗糙,不拘小节、精力充沛,给人一种挽起衣袖大干一场的感觉,譬如搞生产、搞经济、搞政治。

除了具象的生产生活,这个“搞”还可支配形而上的思想活动。“学者”是搞学术的,“作家”是搞写作的,还有搞艺术,搞科研等。但这个“搞”啊,也是搞破鞋的“搞”,也是“搞臭他”的“搞”。看起来,这个“搞”放之四海皆可,任何事物得到“搞”的支配,也似乎都有种众生平等的意味。但这个“平等”的基准是什么呢?不是人生而“平等”,不是法律面前人人“平等”,是职业的社会地位的平等(搞破鞋除外),再具体说,这平等,是劳动阶级

层面的平等。

我以为,有些词是有阶级属性的。就如这个“搞”字,实实在在的在行动派,泛着说干就干的劳动阶级热乎劲。当搞和生产搭配,热火朝天,和政治搭配,机关算尽,但生产和政治,天地之间气象开阔,适合“搞”。但当搞和学术搭配,就显然不如“做学术”,做学术的“做”中,有种平实的意味,有种对自己事业不卑不亢的职业骄傲感。

搞和学术和科研和写作搭配,庄重不足,戏谑有余。本属于思想的冥想过程,被生硬的掰成工农的动态化。这种观点或许属于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“知识分子工农化”潮流的余绪。“知识者的个性、知识给他们带来的高贵气派、多愁善感、纤细复杂、优

雅恬静……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至消失了”(李泽厚语),而新中国成立后,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学里的思想改造运动,到六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“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乳臭未干的大学生,都自感有罪,自惭形秽,于是忠诚地下乡‘锻炼’、‘改造’,以至畸形到承认知识是罪恶、大粪有香味……”(李泽厚语)以至丰富、细腻、复杂乃至苦痛的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会被简化、外化为单调、枯燥以“贫下中农”接受为指向的叙述。以至社会舆论对文艺青年,有种普遍的揶揄,简单地认为那是无病呻吟。以至文艺青年们,对自己本身的“文艺”都不好意思,宁愿假装1+1青年,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。